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浅释三

姚秦 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译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旧金山佛教讲堂　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

B8. 依法出生分第八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。以用布施。是人所得福德。宁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何以故。是福德。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。于此经中。受持乃至四句偈等。为他人说。其福胜彼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一切诸佛。及诸佛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法。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。所谓佛法者。即非佛法。

这一段文是说的一切的佛和一切的佛法都从这一部经生出来。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，须菩提。「于意云何」：说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？我现在说一个例子。甚么例子呢？就是假设有一个人，用满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多的七宝，来作布施，「以用布施」。这个福德多不多呢？这个人所得到的这种福德呀，是多，是不多呢？这是一个探问的口气，询问的口气，问须菩提。

甚么叫「满三千大千世界」呢？这一个须弥山、一个四大部洲。四大部洲就是东胜神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卢洲：这叫四大部洲。这四大部洲，就一个日月，这叫一个世界。这一个世界集成一千个世界；一千个一个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。再集成一千个小千世界，这叫一个中千世界。再集成一千个中千世界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。怎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呢？因为一个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这三次说这个千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多个日月、三千多个须弥山，不止三千！

这一个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日月；再加这一千个小千世界，这是一个中千世界；那么再加一千个中千世界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。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有无量诸佛国土啊，都在这里包含着了。所以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，所有这个法界都在内了。那么这不过总起来，说是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其实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，这没有一定的。所以，这个日月也就或者多过三千，或者稍为少一点这么多。因为法无定法，你不要执着一定是三千个。不过这总而言之，是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。

这么三千大千世界，里边所有的七宝，你说有多少？这七宝是甚么呢？就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渠、赤珠、玛瑙。这么多的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个「满」字，就是充满的意思。那么充满这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七宝有多少？这个数量，是太多了。「以用布施」，用它来，作布施。这布施不是布施一点点，不是舍出来一点点，是把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七宝都舍出来了，都作布施了。「是人所得福德。宁为多不。」这个人，你说，他做了这么大的布施、这么大的功德，他所得这个福德，你说多不多呢？「宁为多不」，可是你觉得他所得的福德是多不多呢？这问须菩提。

「须菩提言」：须菩提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来询问他，向他来问，随着就说了，说：「甚多。」说这个福德呀，甚多。可是，虽然说甚多，「世尊。何以故。」说，「是福德。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」甚么缘故说这个福德多呢？「是福德」，说这个福德呀，是个福德相，是个有形有相的，还不是福德性。这个性，福德性是无相的，是没有形相的。虽然这个福德多，也祇是福德相，这是个皮毛，而不是真正的福德性。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」：因为这个，所以如来说，这是福德多。其实这个是个相而不是个性！

「若复有人」：释迦牟尼佛又说了，说，假设「若复有人。于此经中」：在这个《金刚经》，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里边，怎么样呢？「受持」：「受」，怎么叫受呢？「受」就是领受于心，谓之受；「持」，就是执持于身，谓之持。受就是心里的受用；持就是由身体来力行，来实实在在地去行持去，去做去，依照这个经典去做去。「乃至四句偈等」，受持《金刚经》，不要说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要是，你能诵乃至四句偈等。这「四句偈等」，有的说是「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。」以这个色，有形有色的，来见我，你以这个色相来见我。「以音声求我」，或者你，以有这个声音的这种声尘来求我。「是人行邪道」，这个人哪，他是行一种邪魔外道的法，不是真正佛法。为甚么呢？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，是空的，是真空妙有的，并不是在相上来用功夫的。所以你要在你这个假相上用功夫，那简直就是，邪魔外道。这四句偈，有的说这四句。

有的说是，「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」这也是四句偈。有的说，是「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」这也是四句偈。有的人，又说，「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」这都是四句偈颂。

总而言之，这四句偈颂，无论哪四句，你祇要觉得这四句与你相应，你能常常记得它，并且给人讲说，这都叫四句偈。不必一定死板板的拘定，一定是哪四句。因为，是无有定法。你要一定哪四句，那就变成有定法了。这《金刚经》，是降心离相，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；「离一切诸相。是名诸佛。」所以，就不要执着是哪四句偈颂，要把它活起来。把它活得像甚么呢？像那个生龙活虎似的。我常说，你讲经要讲活经，把那个经讲得直蹦直跳；跳起来，飞起来，不要讲得死板板的，那个经讲得，越讲越死板，把人讲得都睡着了。他还以为这人睡着了是入了定了。哦！我现在讲经把人都讲得入了定了。这样，以为自己讲得真是妙了。其实太死板了，把人讲得听着也不愿意听了，哎！莫如我睡觉去，比听经还比较妙一点。所以，这个讲经啊，要把它活动起来。这四句偈，没有一定的。哪四句，你觉得它这个道理对你相应，就是那四句偈等。

「为他人说」：你以这四句偈的道理为他人说，给他讲说。你能受持，这就是，自修；你能为他人说，这就是化他。你自修就是自利，也就是自觉；你为他人说，这就是利他，也就是觉他。你自己明白了这个佛法，你再能，把你所明白这个佛法讲给一切的人听，这叫觉他。「其福德胜彼」：你能以这个四句偈，来自己受持，而又能为他人说法，这个福德就胜过前边那个以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，比他那个功德都大得多！他那个功德虽然大呀，可是没有你用四句偈，为他人说这种功德大。

为甚么呢？前边那个满三千大千世界，那祇不过是一个财施，用财来布施。那么你现在用这四句偈，这是最少了。在这一部经里边，四句偈是最少了！那么你能为他人说这个道理，演说这个道理。为甚么这个福超过那个财施？因为这是法施。法施是一切施中的最为高尚的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呢？「须菩提」，你要明白，「一切诸佛」，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十方就是东南西北，这四方；再加东南、西南、西北、东北，这又是四方：这是八方了。再加上上方、下方，这是十方。这十方的诸佛还没有完全包括在内，还要有过去诸佛，过去世的诸佛、现在世的诸佛、未来世的诸佛，都包括在内。这所以啊，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「及诸佛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法」：和这个佛，所证得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，「皆从此经出。」这些佛和法，都是从这一部无相的实相般若流出来的，从那个般若里头生出来的，从这个实相般若生出来的。

「须菩提」：须菩提啊，你要知道，「所谓佛法者」：所谓佛和这个法，你也不要着住到这个佛和佛法上，你也要把它空了。「即非佛法」：你又要把它空起来，你也不要着到人的相上，也不要着到法的相上，又不要着到空的相上。你要是执着有佛又着到人相上了；你要执着有法又着到法相上了；你要执着一个有空又着到空相上了。所以人空，法空，空也空，这叫，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。你能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就是一切法；你要不能离一切相，有所执着，那本来的面目、本地的风光、本有的家珍，你自己这个自性的般若，就不会现前的。那么不会现前，是不是丢了呢？也没有丢，不过你没有会用；你好像在梦中不知道。本来你明白的时候，家里有很多财宝；你做梦的时候，把你所有的财宝都忘了，所以不会用。你要是把梦醒了，连一个大千世界都空了，又有甚么执着呢？！

有的人就说，这个佛法既然没有一定的，那么为甚么又说六度万行？为甚么又说要持戒修福？那么也不需要持戒，也不需要修福啦！这是一种邪见－－邪知邪见。为甚么呢？你不着一切相，但是你要依法去修行。你不要存着有一种执着心，就是你虽然持戒，也不要有一种执着相；虽然你做功德，也不要有一种执着相。你有所执着就是没有功德；你要无所执着，你的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。

所以你说，如果不持戒；你就说是连戒也不持了。杀盗淫妄酒，佛法呀，是没有定法的，我杀了就是没杀；我盗了也就是没盗；我打妄语也就是没打妄语。这就是大邪知邪见，将来一定堕地狱的。所以切记不要落这种，「豁达空」。这叫豁达空，拨无因果，没有因也没有果。豁达空，把甚么都空了；罪也空，福也空，一切甚么都空。这将来是堕地狱的。所以我们人哪，不要落于这一种的毛病上。你不做功德，你就有罪业。但是你做功德不要执着你有功德，这是就对了。你不能不做功德，你也不能不持戒；你要不持戒就会堕地狱的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的。

B9. 一相无相分第九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须陀洹能作是念。我得须陀洹果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须

陀洹名为入流。而无所入。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。是名须陀洹。

释迦牟尼佛，恐怕一般人还不明白这个实相般若的道理，所以，又设一个比喻来问须菩提。释迦牟尼佛叫一声，说，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里是怎么样子啊？这小果的圣人是初果须陀洹果；「须陀洹」，是证初果的阿罗汉，这是小乘里头的初果，这叫见道位。这个初果呢，它破八十八品的见惑，能以这个十六心来断惑证真。

甚么叫十六心呢？这十六心，就是在欲界；六欲天的欲界，断欲界八十八品的见惑。怎么叫见惑呢？就是对境起贪爱，这叫见惑。对着这个境界上，生出一种贪心和爱心，这就叫见惑。你要没看见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这种贪心，也没有这种爱心；见着了，也不知道为甚么它就生出这种贪心出来了，就生出这种爱心来。这叫对境，对着个境界生出一种贪爱。它就叫见惑。见惑有八十八品这么多。它以十六心来断这个见惑。十六心是甚么呢？就是在苦集灭道，这四谛，欲界上，有这个八心。八心是甚么呢？就是苦法忍、集法忍、灭法忍、道法忍，这是四心的次第。又有苦类忍、集类忍（类就是一类一类的那个类，集类忍）、灭类忍、道类忍，这是欲界的八心。

那么又色界有八心。色界的就是苦法智（智就是智慧的这个智；前边那是个忍，现在这是个智）、集法智、灭法智、道法智，这是个四谛；苦集灭道，这个在色界的这四智。又有苦类智、集类智、灭类智、道类智，这个又是四心。那么合起来呢，这叫十六心，这是在教相里头的。

在这个十六心；在十五心苦法智这个时候，断见惑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叫初果向。等到第十六苦类智，得到这个苦类智，这十六心圆了，这叫证二果。苦法智这个时候，叫初果向。这个初果，已经证到初果，然后，就要向二果了；要到二果了，证到二果上，还没有证的。这个有一个名词，叫甚么呢？叫无间道。无间，就是无间地狱那个无间，但是这个叫无间道。这个无间道，这是正断惑的时候，它叫无间道。你等得到道类智的时候，这叫已经断惑断了，这叫解脱道；这个时候，叫解脱道，得到解脱了。这个怎么叫果呢？这个果，就是好像这个果木结果了。它这是结了果了，但是还没有成熟；到成熟了，收成了，那就是叫道。所以这初果也叫果；二果也叫果；三果也叫果；四果就叫阿罗汉道了。阿罗汉道呢，它就是好像这果成熟了，它就叫阿罗汉道，收回来了。在初果叫见道位，二果、三果呢，都叫修道位，等四果呢，叫无学位。

这初果须陀洹；须陀洹是梵语，翻到中文，就叫入流。怎么叫入流呢？入流，是逆凡夫六尘流，和凡夫这个六尘流相逆了；入圣人法性流，入小果的圣人法性的里边来了。这个流，也就是一类一类的意思，入到圣人之类的同类里边。所以现在说，「须陀洹能作是念」：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，说是，须陀洹，证到初果小乘的圣人这个果位，他可以作这种的念吗？他可以这样想吗？想甚么呢？说：「我得须陀洹果。」他说，哦！我已经得到须陀洹果啦！他可不可以这样的想呢？须菩提言：「不也。」须菩提说，不可以的！那他不应该有这种的念头的。「世尊」，说啊，「世尊。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他不应该有这种的想念呢？「须陀洹」：因为，须陀洹他这个果位，「名为入流。」他的名字叫入流，「而无所入」；无所入，也没有所入。虽然他叫入流「而无所入」。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」：他呀，怎么叫证了初果了？他不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所转了。他能，见色也不迷，见声尘也不迷，香尘也不迷，味尘也不迷，触尘、法尘，统统他都无所执着了。他因为无所执着，所以就有这个初果的名。这初果虽然名为入流，可是根本就是一个名字。名字是没有一个实体的。所以，这个须陀洹，他也就不应该作这种的念头，说，我已经得了须陀洹果了，他不应该有这种念头。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斯陀含能作是念。我得斯陀含果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斯陀含名一往来。而实无往来。是名斯陀含。

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」：释迦牟尼佛说了初果，那么恐怕一般人以为初果，和二果不同。那么初果不作这种的念，二果或者可以作这种念吧？所以再问须菩提，说：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」在你的意思你怎样啊？「斯陀含能作是念。我得斯陀含果不」：说是，这个初果，他证初果罗汉哪，还有七番生死。因为要到天上，再到人间，要七次；还有七番受生死。这二果呢，就是，一往来，一来果。这一来果，就是一生天上，一来人间：这是二果。说是啊，须菩提，这个二果斯陀含他可以作这种的想念吗？作这种的念吗？「我得斯陀含果不。」他说：哦！我已经得了斯陀含的果位了。「须菩提言。不也」：须菩提对佛讲，说：「不也。」不可以的。为甚么呢？「世尊。何以故。」「须陀含名一往来」：这个斯陀含的果，他的名字就叫一往来：一来天上，一生人间：这一往来果。「而实无往来」：在这个名义上，有这种的往来，而实实在在的，他也就没有往来；没有往来，他已经快了生死了，可以来，也可以不来；可以有一番生死，也可以，再往前一进就证得这三果，就没有往来了。在这个二果，这一来果，也就是一个名而已，并没有一个实体。「是名斯陀含」：这个它仅仅就是一个斯陀含的名而已。所以他也不可说是我有所得了。啊！我得－－得个甚么呢？根本就是个名义；给他这么一个名，他没有一个实体可以得的，所以作这种的念。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阿那含能作是念。我得阿那含果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阿那含名为不来。而实无不来。是故名阿那含。

这一分，就是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所以才说「一相无相分」，这第九。说初果须陀洹、二果斯陀含已经讲了，现在讲到三果阿那含。这个初果要离一切的执着，二果也要离一切的执着，三果更应该离一切的执着。所以佛又叫了一声，说：「须菩提」呀，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想法应该怎么样子呢？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。「阿那含」：前边那讲的初果、二果，现在是三果；三果是阿那含，名为不来果。这阿那含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就是叫不来，所以叫不来果。「能作是念」：说他能不能作这样的想法？这个「能」，就包括不能；他能不能？这是个问询词。前边也是询问词，这儿还是个询问词。说，他能作这样的想念吗？「我得阿那含果不」：他能，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得到阿那含果了呢？得到没得到呢？他想不想这个？「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」须菩提，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悟解空理第一。他就说了：「阿那含」，阿那含这个名词，「名为不来。」他是要不到人间受生死了，不来了。

方才有的人说是，他没有地方来；那没有地方来，有地方去没有呢？有的人，头前又讲说是，他打这个妄想了。这儿并没有打妄想。「能作是念」，并不是他真作这个念头了。这是佛来询问须菩提，问他。他说：「能作是念。我得阿那含果不。」说，我能不能，我已经得没得阿那含果了呢？「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」说他不会这样想，他不会打这个妄想，不会生这种贡高我慢哪，这骄傲的心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原因哪？因为这个阿那含，他名字叫不来，可是，他这个不来的思想，他也没有；没有这一个执着，说，哦！我是不来果了。没有！「而实无不来」：而实实在在他不能起这个妄想念头。所以，「是故名阿那含。」因为他没有这种妄想，所以才叫不来果；不来就是不到，不来受生死了。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阿罗汉能作是念。我得阿罗汉道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实无有法。名阿罗汉。世尊。若阿罗汉作是念。我得阿罗汉道。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。世尊。佛说我得无诤三昧。人中最为第一。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世尊。我不作是念。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。我若作是念。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。以须菩提实无所行。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。

「阿罗汉」，释迦牟尼佛，又叫须菩提，说，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子呢？这个「阿罗汉能作是念」：证阿罗汉这小果的圣人，这四果的阿罗汉，他可以这样想吗？「我得阿罗汉道不」：我已经得到阿罗汉道了，或是没有得到呢？他可以这样想吗？

「阿罗汉」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叫应供，又叫杀贼，又叫无生。怎么叫应供呢？应供就是应当受人天的供养。比丘就是罗汉的因；罗汉就是比丘的果。在因中，他是做一个乞士，到各处去托钵乞食；在果上呢，就做应供，应该受人间的供养和天上的供养，这叫应供。因中，是叫怖魔；果上，就叫杀贼。杀甚么贼呢？就杀这个烦恼贼。在比丘的时候，他就破恶；那么果上，就叫无生。这个罗汉，也有三个意思，所以就是应供、杀贼和无生。杀这个烦恼的贼，在小乘罗汉，杀烦恼贼；要是在菩萨乘，说，就不单要杀贼，就是不贼也要杀，不是贼也要杀。不是贼怎么要杀呢？在罗汉的这程度上，它不是贼了，但是到菩萨的这种地位上，它又变成贼了。所以，虽然说杀贼，也杀不贼。这个也杀不贼，就是杀在菩萨的地位上，这个贼。

这个贼是甚么贼呢？就是这个无明贼，无明。无明怎么变成贼呢？因为这一切的烦恼都是从无明生出来的。罗汉虽然证到无学位，但是他还有无明。不单罗汉有无明，就是菩萨到这个等觉菩萨，还有最后的一分生相的无明未破。所以，在罗汉的身分上来说不是贼，要在菩萨的身份上来说，就是一个大贼。所以呀，也应该杀这个不贼。这是，这个罗汉。

「能作是念」：这罗汉他可以这样想吗？「我得阿罗汉道不」：我得没得了阿罗汉道呢？可以这样想吗？「不也。世尊」：须菩提就说，不可以的。为甚么不可以呢？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原因说不可以作这种的念呢？「实无有法。名阿罗汉」：虽然证得阿罗汉果，这不过也就是一个名而已，根本就没有一个甚么实体可得的。不要说证阿罗汉果，就是成佛也不能说，自己想自己已经成佛了，不应该有这种念。「实无有法」：没有一个甚么有形相的法，说是「阿罗汉」。这阿罗汉祇是一个虚名而已，一个空名而已。如果你要是认为有了，那就有了一种法执了；有了一种法的执着，那就是放不下，也就是，这个法没有空。

「世尊」：须菩提又叫了一声世尊，说，「若阿罗汉」：假设要这个阿罗汉，「作是念」哪。他要这样想，「我得阿罗汉道」：我呀，已经得到阿罗汉道了。这个前边初果须陀洹、二果斯陀含、三果阿那含都是讲果，怎么第四就讲道了呢？这个道本来也就是个果，不过以前所说的那个果就像那个果木树，方才结实，结那个果的时候，还没有成熟呢。到这个道呢，就成熟了。这果已经成熟了，就应该收成了。这收成的果实，所以叫道了。那么阿罗汉，假设他要说，

我得到这个阿罗汉的道果了，「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」：他这就我也没有空，法也没有空。他有我得阿罗汉道这个思想就有了我相了；有了我相就会生出一种对待，有了人相了。人我，这一有对待法就变成众生相了；有了众生相，就有了寿者相。这是，已经着了四相了。

「世尊」：须菩提又叫了一声世尊，又叫一声佛。「佛说。我得无诤三昧」：佛，说我得到这个无诤的三昧。甚么叫「无诤」呢？「诤」就是争论，就是争辩，就是一种斗争的心：斗争。

这个斗争的心哪，六祖大师说过：「诤是胜负心。与道相违背。便生四相心。由何得三昧。」这六祖大师，他说，这个诤，为甚么要有诤呢？诤就是要争胜负：或者你输了我赢了，或者我赢了你输了；我辩胜过你了，你胜过我了：这就叫一个诤。这诤有胜负心。「与道相违背」：与你修道上，就大相违背啰！你修道就不应该争胜负，也不应该争第一和第二的。修道的人，我以前没讲吗？就像那个水似的，那个水，怎么样子呢？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」：水，它利益一切的万物，你，树木、花草依仗着水而生。有水，它才能生；没有水，它就不生了。乃至一切的人也要依赖着这个水而生；你要没有水，你看一看，就不会生存了。可是飞禽哪，有的不喝水的，但是也有很多都要喝水的。一切的飞的东西需要水；在水里生存的鱼鳖虾蟹也需要水。一切的动物需要水，一切的植物需要水；这胎卵湿化都需要水来生存。所以说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」。

水，对一切的万物，它都有利益而不争功。那么水所处的地方，不是在高尚的地方，它是在洼下的地方，就是最低的那个地方，是水所住的地方。「处众人之所恶。」这是老子说的。怎么「处众人之所恶」呢？你看那个水，在最低下的地方。人人都欢喜往高的地方去，不欢喜往低的地方去；水呢，就不同了，水愿意在低的地方。因为它在低的地方，所以就合乎道。「处众人之所恶。故几于道。」所以，它就合道。

那么讲起来这个老子，你知道是谁来的？老子，他前生就是摩诃迦叶。摩诃迦叶，因为在佛出世之后，他知道中国这个众生造罪业的很多，不依法修行。所以，他就派这个老子，和孔子和颜回，来到中国先教化众生。老子就是摩诃迦叶的化身，这个孔子，和颜回都是菩萨，来到中国来的。所以老子在中国，就提倡无为。那么人要能知道无为了，这个法，然后再能知道无不为。那么这是佛教的道理了；佛教讲无为、无不为。那么这个「诤是胜负心」：争强论胜，「与道相违背」。这和修道上，是大相违背的，是背道而驰的。修道本来应该向南走，你一有诤的心就是向北去了。本来应该向西走，你又向东跑去了，所以，这叫背道而驰，「与道相违背」。你由这一诤就生了四相心了：生了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：生出这四相心来了。「由何得三昧」：你生出这个四相的心来，怎么会再得到三昧呢？！就得不到三昧了！所以，这六祖大师说的。

那么这个「无诤三昧」：「无诤三昧」就是没有胜负心了，没有斗争心了；没有斗争心，入到这种的定，这叫无诤三昧。世尊常常说，须菩提得到这个无诤三昧，「人中最为第一」：在这个一般人里边，他算是最为第一了，是第一。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」：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「离欲」：就是离开一切的这种贪欲。贪欲，很多很多的，这个贪欲。贪财也是个贪欲；贪色也是个贪欲；贪名也是个贪欲：贪一切所好的，这就叫贪欲。那么证得这无诤三昧了，就没有一切的贪欲；也不贪食，也不贪穿，也不贪住好的地方，一切的欲望都断绝了，这是第一离欲。离开欲就得到这无诤三昧，就得到这个清净了；没离开欲就得不到这无诤三昧，得不到清静的这种快乐。

「世尊」：世尊哪，「我不作是念」：我不想，我是得到无诤三昧了，我是证阿罗汉果了，我是人中第一了，我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了。世尊哪，我没有这种的念头。为甚么呢？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」「世尊。我若作是念」：世尊哪，假设我要有这种的念头的话，我就谈不到清净啰！谈不到离欲了！谈不到无诤啦！「我得阿罗汉道」：我要是，想，「我作是念」，我已经得到阿罗汉道了。那么我要这样想的时候，「世尊则不说」：世尊哪，你就不会说，「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。」你呀，世尊，你就不会说，须菩提是一个最欢喜修行清净行的这样的人，你就不会这样想了。因为甚么呢？因为我有这种念，那就不够清净了！不够无诤了！不够离欲了。我有这种念，这就是诤，就是不清净，就是没有离欲了嘛！还有这种的妄想了嘛！

「以须菩提」：因为我须菩提，「实无所行」：我无所事事，我一切无着。我既没有我执，又没有法执。我也不执着，不自满说，哦！我已经得到阿罗汉果了、阿罗汉道了。因为我没有这种的这个念，所以，这才够上清净、无诤、离欲阿罗汉。所以佛才说我是一个第一离欲阿罗汉。如果我要有这个念，佛就不会这样讲啦。「而名须菩提。是乐阿兰那行」：而祇不过有一个虚名，说，须菩提，他是一个欢喜修清净行的这么一个人。并没有实体，说，我有一个甚么所得，实无所得。我虽然证了四果阿罗汉，而无所得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甚么也没有的。

B10. 庄严净土分第十

佛告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昔在然灯佛所。于法有所得不。不也。世尊。如来在然灯佛所。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菩萨庄严佛土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庄严佛土者。即非庄严。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。应如是生清净心。不应住色生心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。譬如有人。身如须弥山王。于意云何。是身为大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大。世尊。何以故。佛说非身。是名大身。

前边这个小乘的四果，都应该无所著住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又恐怕一般人以为这小乘的圣人果，不应该执着。那么佛的果或者是菩萨，和小乘的不同了。恐怕有人怀疑，所以又举出佛呀，作譬喻来讲。「佛告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告诉须菩提，「于意云何」：说，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「如来昔在然灯佛所」：「如来」就释迦牟尼佛自称，说是，如来我呀，「昔」，就是以前；说是你以为我，在以前然灯佛那个时候。然灯佛就是给释迦牟尼佛授记的那个佛。释迦牟尼佛就是受然灯佛的记。怎么叫授记呢？授记就是给一个记别号；授一个记别号，就说：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。号释迦牟尼。」这就叫给他授记了，预先授的记。

在然灯佛给释迦牟尼佛授记这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也是个比丘，然灯佛呢，当时也是个比丘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比丘可是，没有成佛的比丘；然灯佛这个是已经成佛了，是然灯佛。释迦牟尼佛，有一次见着然灯佛，从很远的地方走来了；走来，在这个路上，就有一些水、一些泥。释迦牟尼佛因为行菩萨道，他愿意利益一切的人。他看这个路上有水，于是乎他就自己躺到这个有水的地方。那么还有一些个水，他这个身体没有遮住，于是乎他又把他头发（他行头陀行，不剃头的）；这个头发打开，也铺到这泥和水这个地方，请然灯佛在他身上边走过去。然灯佛就满他的愿，由他身上走过去。走过去之后，就对释迦牟尼佛说：「你也如是，我也如是。」说：「你的心也是这样子，我的心也是这样子。」所以说，「你也如是，我也如是。」你也是为法忘躯，我也是为法忘躯，那么共同都是为佛法而行菩萨道。于是乎，就用手摩着释迦牟尼佛的顶，就说：「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」：说，你在来生就成佛了。你佛的名号就叫释迦牟尼佛。

然灯佛给释迦牟尼佛授记之后，那么两个人就分手了，各行各道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以这种的利益众生的精神来行菩萨道，遇着然灯佛给他授记，所以才说：「如来昔在然灯佛所」：我以前在然灯佛的时候。「于法有所得不」：于这个佛法上，我有甚么法可得吗？须菩提，你想有没有？「不也。世尊」：须菩提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一问，于是乎他就答复，说：「不也。世尊。」说，不，没有法可得的，世尊。「如来在然灯佛所」：如来世尊你呀，以前在然灯佛那个时候，「于法实无所得」：你对这个法上，实无所得，没有甚么所得的法。

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菩萨庄严佛土不」：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怎么样？修行六度万行这个菩萨他庄严佛土不？他用他这个功德来庄严佛土吗？「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」：须菩提就说，他不庄严佛土；他要有一个庄严佛土的心，也就有了我人众生寿者相了，也就有所执着了，又和那个小乘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那一样的道理了。他要有一个庄严佛土的心，他也就有了我人众生寿者相了。「世尊。何以故」呢？「庄严佛土者。即非庄严」：说是，他虽然来庄严佛土，「即非庄严」，就没有庄严。因为甚么呢？他要有这么一个心，说，我庄严佛土了，他就人也没空，法也没空；他没有空人我的法，那个法也不空：这有了法执和我执。所以菩萨庄严佛土，他不以为他是庄严佛土，不过祇有庄严佛土这么一个名而已。这不过说，庄严佛土，这是个名而已，没有实体的。

「是故须菩提」：因为这个，所以须菩提，「诸菩萨摩诃萨」：所有一切的菩萨摩诃萨，「应如是生清净心」：应该生清净心，就是没有所执着的心，就是清净心，没有所执着。没有说：哦！这个是我做的，那个是我做的；哪个功德是我出的，哪一件事是一定幸亏我：没有这种思想的，没有这一种执着心的。「如是生清净心」：如果有这种执着心，说是我做了甚么功德了，那就变成不清净了。不清净就是污浊了。你以这个人心，人我的心来做功德，那是没有功德的；以人我心来庄严佛土，那是没有庄严的。所以菩萨他要生清净心，没有这种染污心，没有像人我、是非哪；我呀、人哪、众生、寿者：没有这些个念头，这叫清净心。「不应住色生心」，不应该执着有这个色而生心。不应该执着住到声香味触法而生心；你要有色声香味触法这种心，这就变成六尘的心了，不是清净心了，不是你真正那种功德了。「应无所住」：应该要无所执着而生其心，应该要无念哪！你要能无念就是无所住。你要是能无念，也就是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
「须菩提」：须菩提，你应该知道。「譬如有人」：我跟你举出一个比喻。「譬如有人。身如须弥山王」：他那个身，像须弥山王那么大，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里你怎么样？「是身为大不」：这个身是大吗？「须菩提言。甚大」：须菩提说，甚大。「世尊。何以故。佛说非身。是名大身」：须菩提说，甚大呀，但是以后接着又说，佛说那个非身，你要有一个须弥山，那还有边际呢，有了限量了；你要能没有身，没有再可以比的他那个身，「是名大身。」你有个须弥山，那还有限度，虽然是大可是大，但是，那个非身，没有边际那个身，那才是个大身呢！

B11. 无为福胜分第十一

须菩提。如恒河中所有沙数。如是沙等恒河。于意云何。是诸恒河沙。宁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但诸恒河。尚多无数。何况其沙。须菩提。我今实言告汝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佛告须菩提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于此经中。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为他人说。而此福德。胜前福德。

这一段文是说这个无漏的福德，胜如有漏的福德，无为的福德胜如有为的福德。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在前边这个小乘的四果圣人，和菩萨、佛都要不取相，都要无所执着；也没有我执，也没有法执，也没有空执了：一切都无所执着。所以，这是不执着，所以才能得佛果、菩萨庄严佛土、证四果阿罗汉，而要无所执着。那么又恐怕人对这布施上，还有执着这个相，所以又叫须菩提，说：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。」说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们前边这一条恒河，这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呢？「所有沙数。」「如是沙等恒河」：在这一条恒河里所有这一些个沙。

恒河那个沙，就像面粉那么细，每一粒沙，甚至于都看不清楚那么细，就像面粉似的。你好像那个面粉，那一粒面粉，你看得不清楚，单单一粒面粉，你看都看不见的。恒河那个沙也是这样。那么它这个沙这么样的细，你说有多少沙呢？这个沙的数量有多少呢？可以说是，用最高的算数师也算不清楚。那么现在把这一个恒河里边，每一粒沙再做为一个恒河。你说这有多少恒河？那恒河沙既然不知道数量了，那么每一粒沙再做一个恒河，这有多少恒河呢？这恒河也没有数量了。那么在这没有数量这么多的恒河沙里边，所有的沙，那么有多少呢？这更加不可算数了。没有法子知道是多少，「如是沙等恒河。」

「于意云何」：在须菩提你的意思里边，怎么样子呢？在你的意思里，认为这沙是有多少呢？「于意云何。是诸恒河沙。宁为多不」：这所有的这么多的恒河沙，你说它是多不多呢？有多少沙呢？「须菩提言。甚多」：须菩提说，甚多啊，这个沙的数量，简直的我数不过来了。为甚么呢？「世尊。但诸恒河。尚多无数。何况其沙」：说是，这个恒河，已经就没有数量了，何况恒河里边这个沙又有多少呢？我是不知道了，所以这甚多。何况其沙呢？，何况它的沙数呢？释迦牟尼佛听见须菩提这样子答复，他就又说了，说：「须菩提。我今实言告汝」：我现在说诚实言，老老实实地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。怎么样子呢？「若有善男子」呀，假设要有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，「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以用布施。得福多不」：说是，所有的修五戒十善的男人和修五戒十善这个女人，「以七宝」－－「七宝」就是金、银、琉璃宝、玻璃宝、砗渠宝、赤珠宝、玛瑙宝，这七宝－－「满」，这个「满」，就是充满了。「尔所」：这个「尔所」，就是像以上所说这么多的恒河沙数，三千大千世界。「尔所」，就是又当「如许」：如，就是像字，就是如是我闻那个如。许就是言字边加个丑寅卯午未的那个「午」字，就是许可的许。如许，就像这么多。如许就是说像这么多。多少哪样多呢？「恒河沙数」：像那恒河沙数，「三千大千世界。」

在本经，前一段说过，说过是仅仅就说三千大千世界，没有说「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」现在，又把它往更深了一层讲，更殊胜了一层讲，又往更多了一层比喻。前边仅仅就是「三千大千世界」。现在，是「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」这比以前那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又增加了几千万倍。「以用布施」：用这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。「得福德多不」：这个得的福，多不多呢？「须菩提言。甚多」：须菩提说，哦！这个是很多！可是虽然很多，这是有为的福报，这叫有漏的福德，有为的福报。有为，就是有穷尽的时候。有漏的，也是不究竟的。所以，虽然像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，也仍然是属于有为、有漏的。所以，不是无为无漏的。「得福多不」：得福多不多呢？「须菩提言。甚多」：很多，世尊，须菩提说。

「佛告须菩提」：这时候，佛又告诉须菩提，说：「若善男子」：假设若有，世间修五戒十善的善男子，或者修五戒十善的善女人，「于此经中」：在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；不要说，他就讲这一个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就在这个经中，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」「乃至」，是超略词。怎么超略词呢？超略就是减少，省文，就是不讲那么多麻烦的话，简而赅之来讲。「乃至」，乃至，就是意思你不要说你读诵这个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你就是，乃至于最少，以最多之中的最少，少到多少呢？少到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」「受」，就是心里领受了；「持」，就是执持。就是身心奉行，心里也记得它，身也要行持它，就要实实在在去做去。怎么叫心领受呢？好像说，「菩萨应离一切相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菩萨应该，离开这一切诸相，心里想这个意思：哦！菩萨应离一切相。甚么相也不着，也不着我相，也不着法相，也不着空相：这离一切相啦。

这心里明白了，那么要实做去，就是，所行的布施也不要有一个我相，也不要有一个人相，也不要有中间一个受者，不要有一个能施，又有个所施；不要有一个能受，又有个所受，离开这一切的相。离开一切相了，这就是持。你能实实在在照这样去做去。你做了功德而不着住这功

德之相，这就是持。这受持。受持多少呢？「受持四句偈等。」「四句偈」，前边也已经讲过一次了，那么就是，或者「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」这也是四句偈。

譬如你见着人，你就给他讲了，你说在《金刚经》上，说应该无我相。所以你不要把你呀，看得那么样子的重要。你不要执着有一个你。你又要无人相，也不要执着有人相。你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这就是没有众生相了；你没有众生相，也就是没有寿者相。他这讲了，他一听，哦！这要离一切相了。那么能离一切相就是菩萨了，菩萨就不着相了。不是说，哦！这个功德是我做的，那个功德是我做的，这个庙是我修的，那个经是我印的；没有这一切相，做去就忘了。要真忘了，不要装模作样，故意沽名钓誉。人家问说，那个经是谁印的？我不知道呢！明明他知道，他又说不知道。这就是故意沽名钓誉，你懂吗？

你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人家没有问你，你也不必说：哦！这是我做的，这个经都是我印的，你看见！这个经上都有我的名字在这儿了嘛！有他的名字呢！这就着到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都没空呢！要不执着于相呢，你印经印过去就了了，没有寿者相。你了了，那功德是存在的；你要不了，那功德它没有。因为你这儿要是无漏了，那功德才是无漏；你这儿有漏呢，那功德还是有漏。你这自己要能明白无为法了，你那功德也就变成无为了。所以，这是四句偈。

还有，「若以色见我」，《金刚经》后边讲，说，你要以这个有形有色的来见我，我是谁呢？佛。以音声来求我，「以音声求我」，以这个音声，你唱的好歌，或者唱的好声音哪，你来求佛。「是人行邪道」：这个人，都是行邪道呢！「不能见如」：不能见如来的法身。那么在前边，说是那个身大如须弥山王，那么个身是大吗？须菩提先说甚大，以后他就说：「佛说非身。是名大身。」那个「非身」－－甚么是「非身」呢？非身，说不是身；不是身，那是个甚么？不是个身，怎么又说是「非身。是名大身」呢？那不是身哪，那是个法身。那佛的法身是绝对待的，没有可以和他比的。如果你要有一个须弥山那么大，那还是和须弥山对的；须弥山也这么大，你这个身也这么大。或者那有一个比须弥山更大的？你就小了嘛！你没有对待，那个法身是绝对待的；没有第二者，祇独一无二的，那才是大身呢！那个「非身」呢，就是法身；所说的法身，不是这个报身。

在佛教的教理上讲，这个法身才是真佛呢！那么所以说，「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。」毗卢遮那佛，他是遍满一切处的。那个圆满报身是卢舍那佛。千百亿万化身是释迦牟尼佛。在佛教的教理来讲，那个报、化；报身和化身都不是真佛，祇有法身才是真佛呢！所以本经讲的「非身。是名大身。」这个「非身」就是法身。

或者这四句说，「一切有为法」。「一切」：所有的都包括在这里边了。「有为法」：就是有所作为的，也就是有形相的，这叫有为法。「如梦幻泡影」：这有为的就好像是梦似的；又好像虚幻不实的这个东西；又好像那个水泡；又好像这个人的影子一样。「如梦幻泡影。」「如露亦如电」：像那个露水似的，又像电光石火似的。「应作如是观」哪，在这一切的有为法上，你都应该作这样的观。甚么叫「有为法」？就是世界上，这一切有形相的，乃至于国、家、自己本身；这有形有相的都叫有为法。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像梦幻泡影、如露如电这个样子。「应作如是观」：应该作像这样的观。「应作如是观」哪！这个有为法是有坏的。所以，你就给他讲这四句偈。

「为他人说」：而为他人在说。你明白这四句，你就说四句；明白五句，你就说五句；明白六句，你就说六句；明白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你就说一部《金刚经》；明白十部《金刚经》，你就说十部《金刚经》。你要明白多少，你就讲多少。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」呀！你就仅仅讲这四句偈这么少的佛法，而这种的福德，也比你以七宝充满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来作布施，那种的功德多。为甚么呢？前边那是有漏的功德，你现在所讲的这个佛法，这是无漏的功德，这是不坏的功德。你以前所讲的，那是有为的功德，那是有漏的功德，那是有相的功德。所以，这个无相虽然少而胜于多，无漏也虽然少而比这个多的殊胜，所以，「胜前福德。」

B12.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

复次。须菩提。随说是经。乃至四句偈等。当知此处。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。皆应供养。如佛塔庙。何况有人。尽能受持读诵。须菩提。当知是人。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。则为有佛。若尊重弟子。

「复次」：这是前边这个经文还没有说完，所以再继续来把它说一遍。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。「随说是经」：这个经典，随时随地有人讲说这个经典，这叫「随说是经。」「乃至四句偈等」：乃至于没有能把这个全经都演说，因为，或者时间的关系，或者环境的关系，种种因缘而不能把这个全经讲完，就单单讲四句偈等，就好像前边所说的四句偈。那

四句偈，一切有为法都像梦幻那样子。那也说 - - 又有四句偈，说，「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幻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」这也是四句。那么无论哪四句，你认为对你当前的人，来给他解说，是最应机，这就是对机之谈，对机说法。「当知此处」：你应该要知道，在你说四句偈这个地方。「一切世间」：这「一切」就是包括这个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这儿仅仅说阿修罗和天人，没有说三恶道。因为三恶道，牠不容易来供养三宝，所以，这个世间的人和天上的人。

这世间有二种世间。甚么是二种世间呢？一种就是有情世间；一种就是器世间。有情世间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众生，凡有血气的，这都叫有情；没有气血的，那是无情。甚么叫器世间呢？器世间就是，房廊屋舍、山河大地森罗万象，这都叫器世间。那么有情世间又叫正报；器世间又叫依报。正报，为甚么要有这个世间哪？就因为有这一切的有情。这世间，有这一切的有情，才能作一个世间；如果没有有情的众生了，那世界也就没有了。器世间它是个无情的。那么无情的呢，为有情所依，所以叫依报。这个正报就是，正当来受果报的。我们人在这个世间都是受果报的，这世间。

「天」就是天上的人；「人」就是人间的人。「阿修罗」：阿修罗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阿修罗这个名词了。我还记得去年暑假的时候，这个果璞告诉我说，她这个家里有一个阿修罗狗跑了。阿修罗狗，还要用人来照顾牠：这是一个阿修罗狗。那狗是阿修罗，人也有阿修罗的；人好打架，好战争，这都是阿修罗。天上也有阿修罗；天上阿修罗就欢喜和天兵天将去作战，打架。阿修罗他的这种的性格，就是好斗争，斗争坚固。那么，没有听过经的说，阿修罗？我还不知道是甚么意思。我现在告诉你，阿修罗，是梵语。这个中国话就叫无端正。英文呢，叫甚么？大约叫 ugly ，是甚么？我不知道了。

这个又叫无酒。他没有酒喝，一天到晚他想要喝酒。但是也不知道为甚么，卖酒的就不卖给他；不卖给他，所以他没有酒饮。钱是有，但是没有酒喝。人家一看，这阿修罗来了，喔！就不卖给他酒。为甚么呢？怕他喝醉了就打人，所以就不卖给他酒，叫无酒。

因为他有天福，没有天权。在天上，有天人的福报，没有天人的权利。所以又叫有天福，没有天德，没有天人的德行。这是阿修罗。阿修罗，怎么做的阿修罗？这个阿修罗呀，就是你欢喜报复。譬如，人家骂你一句，你也想骂他两句；人家打你一拳，你要想打他两拳。总而言之，要加倍奉还。总而言之，你要自己占一点便宜，在斗争上，占一点便宜，这就快去做阿修罗了。可是，「皆应供养」：你有人说这四句偈的时候，这个不单人间的人应该供养，就天上的人，也应该来供养这个说法的人。

甚么叫供养呢？这供养，供佛有供佛的这种供养；供养法有供养法宝的供养；供养僧有供养僧宝的供养。供养佛用甚么呢？用香、花、灯，点灯，或者水果，或者，庄严佛前：这都叫供养。或者供茶，供水，这都是供养佛。供养法呢？怎么供养呢？就要好好地保护这个法，看这个经典，不要马马虎虎的，不要看这个经典很随便的，甚么地方都放。放这个经典，你一定要放一个洁净处。你把它放的时候，要放得好好的，要放得规规矩矩的。不要这样放，怎么样放？放得这一本经呢，放到这个台上一半，后边还有一半这么低下去。据这个开佛眼的人看，你这样放这一部经不要紧，韦陀菩萨就要在这个地方，用他这个手来掀着这个经的；他不动弹的，韦陀菩萨。你要放到那个不干净的地方，就是不恭敬经典，这也不是供养。你放这个佛经，一定要比世间那个书籍高；世间书籍放在下边，佛的经典放在上边，放比较高的地方，放到那个清洁的地方。爱惜这个经典犹如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就像爱惜我们的生命一样，不要拿这个经典随便就把它撕下去一张，随便就把它用火烧了，不可以的！

你要烧这个经典，会怎么样子呢？来生愚痴，没有智慧。你烧经典，不要紧；你现在烧了，不晓得怎么样了？来生最笨最笨了！人家教你一遍也不记得，教两遍也不记得，就像那个周利盘陀伽似的。可是周利盘陀伽，他虽然在以前壅塞经路，可是他以后，还种了很多善根，所以遇着释迦牟尼佛，证果成阿罗汉了。我们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可以见着佛？如果做这些毁坏经典的事情，愚痴，将来，那后果是不可设想的！所以这供养法。

供养僧呢？这供养僧人，在暹罗、缅甸，都是供养吃的东西。那个出家人，都是托钵乞食，到外边去化斋饭。每一家庭，都应该预备出来一碗饭、一碗菜，给这个僧人来乞食时，布施的。我们布施给出家人，在佛国的地方是饮食，可是这有四事供养，四种。四种是甚么呢？第一饮食。第二衣服，出家人要穿衣服，要这个在家人来供养。卧具，卧具就是 sleeping bag 。汤药，就是指一种药品；这种药品供养给出家人，防备他有的时候有病，随时就可以吃一点这个药，就没有病了。这叫四事供养。那么这供养，要在家人来供养，出家人是受供养的；受供养的，在吃饭的时候，所以就有三念五观。出家人受供养的时候应该有三念五观。

甚么叫三念呢？易果容前天，他向我请问这个三念五观的道理。我已经给他略略地讲一讲。那

么现在，再给大家讲一讲。三念，无论出家人、在家人吃东西的时候，应该作有这三种的念：第一是我要没开始吃饭以前呢，要喝汤的。喝汤，要喝三调羹。这三调羹，第一调羹，这要说：愿断一切恶。这叫发愿，把一切的恶事都断了它，甚么恶念也不起；不单做去，就连这个恶念也要断了它。这是第一个愿。第二呢，是愿修一切善。愿意、发愿做一切的好事；不是发这个愿就算完了，要真去做去。我真要断一切恶，我真要修一切善。第三、愿度一切众生，皆成佛道。我把一切众生，都度他都成佛。这第三愿。喝一调羹这个汤的时候，发一个愿；喝两调羹，发两个愿；喝三调羹的时候，发三个愿。这是第三愿。

那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不是一边吃，一边看看，哦！你吃这个甚么菜啊？我看看我这碗里有没有你吃的东西，各处去 ...
。那人家观世音，你去观饮食。观世音菩萨；你是观饮食「菩萨」。看看所有人的这个饮食，你是观饮食「菩萨」。这观饮食「菩萨」，不是说，哦！你没有，我把我有的给你一点。他看，我自己有没有你吃的东西？是不是你吃得比我吃得好一点哪？不是要 ...
尽生的一种贪心。要怎么样子呢？有五种观想。这五种的观想，第一的是记功多少，量彼来处。你要算计算计；算计甚么呢？这个要用多少功、多少功夫？那个农人种田，种子种到地下，生出来，又用种种的人工来栽培，灌溉，它才成熟；成熟，才能把这个米收回来，再用机器把它碾成米，你说费多少功夫？「量彼来处」：你量一量，它那个来的时候，很不容易的，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、忖己德行，全缺应供。忖，就是思量，就是思忖一下。这个思忖，想一想，我自己的德行是全哪？是缺？我有没有修行？有没有道德？如果我没有修行，受人这供养，应该生惭愧心：赶快要修行，要用功修道，了生脱死，这要生惭愧心。要是全呢？说，哦！我是大德高僧，我也最有道德。这个世界上，大约就我是第一个有道德的高僧了，不要紧吧？也不是。我应该更加努力，我受这供养之后，我更加努力，还要向前精进。我证初果，我就求证二果；证二果，我就求证三果；证三果，我就求证四果：那么总要往上去增进。这是全缺应供，我应该做。

第三、要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。要防备这个心，离开过错。我要吃得不要太饱了。吃得祗要够了就可以了，不要再贪多。病从口入！你要一贪多，怎么样呢？这个东西再好吃，吃多了就会泻肚了；把肚就吃坏、胃口吃坏了，它自己就又泻肚了。这是为甚么泻肚子呢？就因为有贪心，吃得太多了。那个肚里头没有地方存了，所以，就要搬 - - 香港那个徙置区，就要徙置了，要搬家了，所以就扃肚了。扃肚，懂不懂？哎！那么就贪等为宗，不要贪多。

第四、要观想正事良药，为疗行枯。这个吃的东西，就是一种良药；我吃它就令这个身体，不会枯槁，不会干。第五、为成道业，应受此食。我为甚么要吃这个东西呢？就因为我要修成道业，将来成佛，所以受这供养。这是，我们出家人有供养的时候，也不要生一种骄傲的心；没有人供养，也不要生一种贪心。就是，我前几天讲过，就是饿死也应该修行。我修行，为修行而饿死，这是最大的一种光荣，最有价值的一种牺牲！牺牲，所以，不要怕饿死。

「如佛塔庙。」那么在有人说四句偈这个地方，都像佛塔庙；这个地方，都应该供养的。「如佛塔庙」：就好像有佛，有塔，有庙，这么样供养。「何况有人。尽能受持读诵」：何况，更有人，他能完全受持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又能读，又能诵。甚么叫「读」呢？对本曰读，对着这个本子念经，这叫读；不要这个本子，这叫诵。不要照着本子来念经，这叫诵，诵经。「须菩提」：须菩提啊，「当知是人」：你应该知道这个人；哪一个人？就是说四句偈，为他人说法这个人。「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」：他所成就的最高尚、最第一，也最少有的这种法。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」：假设这个《金刚经》所在之处。「即为有佛」：这个地方，就是佛的法身、舍利存在的地方。这一部经就是佛的法身，也就是佛的舍利。「若尊重弟子」：所以说，一切的人见着这一部经，都要好像弟子恭敬师父那么样恭敬。

那么这个做弟子的都要恭敬师父；恭敬师父，也要恭敬这个经。恭敬这个经，也就像恭敬师父这样恭敬；恭敬师父，也就像恭敬这个经这样。经就是师父；师父就是经。你不要把经，和师父分开。为甚么呢？你所明白这个法是从师父这儿来的；师父的法也就是在这个经上来的。这是一的，三而一，一而三。你不要打错了算盘，说，哦！这一部经就是我的师父了，我不要那个师父了。那你不要那个师父，这个师父也没有了。